

處處遇伯樂

感念子秋生前的幾位好友

● 許翁淑治

在一般人及傳播媒體的印象中，先夫許子秋是一個木訥、不善辭令、不善交際、嫉惡如仇、甚至不近人情的人，事實上，他也是如此，這樣的人應該是孤獨而不受歡迎的人，不過，他以他獨特的方式，交到了一些值得交的朋友，也贏得了朋友的尊敬，與真正的友情。所謂他獨特的方式，就是他的真实性情，他的誠懇、正直、單純、平實、有擔當、有義氣，以及真正的關心別人。而他所交的這些朋友，也都或多或少地具有這些特質。子秋不是一個羅曼蒂克的人，他們彼此都工作繁忙，所以沒事的時候很少往來，但是，他們彼此相知相惜，真是應了古人所說：「君子之交，其淡如水」這句話。茲謹就記憶所及，略述他與這些朋友的交往。

黃杰、主席贈詩勗勉

相知互信矢志康民

民國五十一年底，台灣省政府改組，黃

杰先生接掌省主席，力邀子秋出任衛生處長。當年夏天，台灣地區曾暴發副霍亂，至同年十月始控制。此期間共發生三百八十三個病例，死亡二十四人，除此之外，當時視為經濟命脈的香蕉及農漁產品，因而遭受禁止出口，國家經濟承受嚴重打擊。因此，子秋上任之後，首要任務乃是預防霍亂之再度發生及徹底改善環境及民眾的衛生習慣與行為。子秋是個劍及履及的人，一連串採取很多積極有效的措施，所以防疫績效卓著，其任內除零星之若干進口病例外，未再有霍亂之發生，因此，深獲黃杰主席之信任與賞識。黃主席出巡地方，常邀子秋隨行，且每日早起散步亦常招子秋相伴，藉此共商衛生大計。

民國五十三年七月卅一日，黃杰主席抱病前往省議會接受質詢，答詢期間，子秋見主席面色有異，立即趨前探詢，經判斷可能為盲腸炎之後，立即電召省立台中醫院楊思標院長及外科主任前來，同時送主席至中興

新村之省立中興醫院，經檢查確定後，立即開刀，手續經二十分鐘順利完成。台北高層獲悉黃主席罹患盲腸炎之後，鑑於中興醫院當時人力及設備之簡陋，有意囑緊急移送台北就醫，子秋以情況緊急，以就地開刀為宜，並獲主席同意，台北方面當時對此頗有微詞與不滿。當晚十時蔣中正總統特派退輔會主委趙聚鈺親率榮總外科主任張先林前來探視，結果認為一切妥當，並回報蔣總統。事後據執刀醫師說，盲腸已有部分腐爛，已黏到盲腸後面的腸子；如果再延一小時開刀，後果將不堪設想。此一經過，略可看出黃杰主席與子秋之間的互信。

子秋任事負責認真，在其任內，四鄰各國疫病橫行，每逢夜半電話鈴響，即心驚肉跳，一有風吹草動發生，經常廢寢忘食，其胃潰瘍之宿疾，因而更行惡化；同仁僚屬私下常以「緊張大師」戲稱；黃杰主席對此亦知之甚詳，民國五十八年卸主席職就任國防部長時，特贈詩一首曰：「知君抱此康民願

，奮袂投艱不計功，已使東南成福地，請廣壯志與從容。」由此詩中亦可見黃主席對子秋相知之深與期望之殷。

周聯華的懇切勸告

根留台灣服務鄉梓

民國五十年代，子秋初任衛生處長時，除了霍亂之外，很多其他急性傳染病當時仍極猖獗，例如，根據專家估計，小兒麻痺每年約有三千名至七千名案例，遠遠超過有案可查的數字，而當時國家財政困難，無力購買昂貴的疫苗，子秋憂心如焚，四處演講，希望大家合力來救救這些國家未來的主人翁。有一次他演講完後，有一個人即趨前向子秋致意，他表示聽了演講之後深為感動，並表示願意盡力協助。此人即為周聯華牧師。子秋當時不知他是誰，也未問他是誰，就將其直接電話告知了周牧師。

周牧師是一個有心人，一週之後就接洽到國外可捐贈的一批小兒麻痺疫苗，只是這批疫苗兩個月之後即將超過「有效期限」，且對方提醒為趕辦各種手續需一個月之後始能送達。周牧師立即電告子秋，子秋猶疑了片刻，然後說：「拼了，你告訴他們，我接受。」以後的一個月，他們兩人分頭進行各種準備工作。當疫苗運抵台北松山機場時，他們接洽了聯勤總部派有冷凍設備的車來接駁他們的「寶貝」。子秋是個臉上少有笑容

的，即使他在講笑話時，別人笑得人仰馬翻，他也面無表情，可是他那天笑得比結婚時還開心。由於事先準備週延妥當，在疫苗「有效期限」屆滿之前，完成了全部的接種工作。

有了這次合作經驗以後，子秋又要求周牧師與他一同去見黃杰主席，要求黃主席支持將小兒麻痺疫苗的經費編入預算，結果終獲首肯。

周牧師是一個腳踏實地的佈道家，足跡遍及全島各窮鄉僻壤，深知民間疾苦，他對東部農村鈎虫病之流行亦印象深刻，子秋亦憂心忡忡，子秋認為，除了改善民眾之衛生習慣及環境衛生外，最重要的是要讓那些無力購買鞋子的人有鞋可穿，所以，他勸周牧師設法去募捐一些鞋子來給花東地區的貧困兒童穿。

一個做事的人，必然會受人攻擊；子秋從頭到尾都在別人的攻擊之下，他看似強人，其實也有脆弱的時候，周牧師曾為他打氣：「受人攻擊沒有關係，只要不倒下去就是勝利。」辭卸省衛生處長之前，子秋已歷經一大堆風波，復以世界衛生組織之力邀，他已有倦勤之意；有一次在火車上巧遇周牧師，子秋把他拉到車門邊談話，他問周牧師說：「作醫生的，在台灣幫人治病跟在其他地方治病有什麼不同？」周牧師告訴他：「都是治病，病治好就是盡責，但是，台灣是你的家。」子秋聽了直搖頭：「病治好了就好

了，那裡都一樣。」可是周牧師那句「台灣是你的家」這句話還是深深的影響著他，否則他不會在任職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十年之後，以抱病之身，應召返國再度接受艱巨之任務。

Goto Richard 全力相助

培養人才提昇士氣

子秋是一個有理想、有抱負、有構想的人，但是，要實現這些理想、抱負與構想必須仰賴一有學識、有能力、有動機的團隊才行。他初任省衛生處長時，衛生界的一些幹部，大都為行伍出身，鮮有受過專業教育者，這些幹部雖然也很努力，但總覺力不從心。子秋深諳建設以人才為本，他除了進用人員時特別強調高品德、高學歷以外，還曾一度在霧峰，利用夜間開班親自為衛生處一些年輕的幹部授課，講述他的一些理念及工作經驗。同時，為了培植這些年輕幹部進修能力，他也聘請美軍一些眷屬來處教授英語。

當時政府財政極為拮据，「救火」之經費都不足，更談不上送人出國進修這種不急之務的經費。當時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雖然每年都可提供少數的獎學金名額，但是數量太少，杯水車薪，實在無濟於事，子秋極欲另闢來源，他想到了他的兩個好朋友，一位是 Baron Goto 一位是 Richard Lee。

Goto 當時任美國東西文化中心的副總裁

，並兼任該中心「技術交流研究所」的主任，Richard Lee 曾任夏威夷州衛生處長，當時，任夏威夷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院長。東西文化中心當時是美國國務院下一經費相當充裕的機構，該中心就設於夏威夷大學之內，東西文化中心提供獎學金，夏威夷大學提供訓練，兩者合作的很好。子秋曾利用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的經費先後邀請過他們來台訪問，了解台灣衛生實況，以及衛生人力需求，同時獅子大開口的提出一龐大的人員培訓計畫。此計畫提出之後，不久即獲他們兩人毫無折扣的答應。子秋經我間接獲悉此案全數通過之後，居然不敢置信，驚喜之情可以想見。

在該計畫項下，子秋嚴格審慎的挑選了一批年輕而有潛力的幹部按專業組隊前往，這些幹部包括省衛生處的，附屬公共衛生機關的，省立醫院的，還有地方衛生局的；所組的專業隊別包括：衛生教育、環境衛生、醫院管理、公共衛生護理、臨床護理……等等，就記憶所及，三、四年間，先後大概培訓了五、六十人之多。當年觀光旅遊尚未開放，個人及政府財力都極為困難，出國難如登天；這麼多基層的年輕人能出國一開眼界實屬難得，所以，此一計畫對當時士氣及人員素質的提昇有很大的影響。後來這些人員都在衛生界成爲中、高級的幹部。可惜，子秋與 Goö 先後去職之後，此一計畫乃告中斷。

李國鼎的婉轉勸勉

良師益友諄諄教誨

李國鼎先生是子秋生前的一位好老師，好朋友，雖然，國鼎先生從沒作過子秋的直接長官，但是，子秋卻一直將他視爲最尊敬的長官之一。

子秋與國鼎先生相識於任職省衛生處長時期，迄其過世，前後廿餘年。假如說，子秋此一生對台灣衛生有什麼貢獻的話，那大多得力於國鼎先生的指導與大力支持。

民國五十年代，當時之出生率因「嬰兒潮」而節節高升，人口自然增加率高達千分之三十，這不僅直接影響到婦幼之身心健康，同時亦間接對整個國家之社會經濟發展造成極大衝擊。但是，在當時之政治及社會文化環境之下，「節育」一詞仍是相當敏感，甚至視爲一項禁忌，政府不敢公然推行家庭計畫工作。國鼎先生當時任職行政院經合會秘書長，乃出面與美援公署談妥籌到一筆新台幣六千萬之款項（這在當時是一筆龐大的金額）支援家庭計畫工作，由民間團體之中華民國婦幼衛生協會出面，在省衛生處的配合下，全力推廣樂普型子宮內避孕器。民國五十七年行政院正式通過人口政策，其後，政府乃得以正式編列預算。

民國七十年子秋返國接任衛生署長之後，瞭解 B 型肝炎猖獗情形，立即擬具 B 型肝炎

炎防治計畫並奉准實施，這是一項極具雄心之龐大計畫，也是世界上第一個全面推動預防接種措施的國家，國鼎先生時任政務委員，若不是他積極介入，協調各部會配合支持，此一計畫是不可能這麼順利成功的。

一般人印象中，國鼎先生的貢獻只在財經與科技方面，其實，他對醫療與公共衛生的見地與支持是很少有人可相提並論的。子秋每每有一重大的新構想在醞釀時，必先往國鼎先生處請益，例如：家庭計畫、工業衛生、肝炎防治、在偏遠地區籌設基層保健服務中心及群體醫療執業中心……等等莫不如此。國鼎先生較子秋先生年長十一歲，雖然兩人都有像「火車頭」一樣的衝勁，但是國鼎先生個性較穩健，對子秋極爲疼惜，經常婉轉規勸誘導。例如，子秋返國初任衛生署長不久，爲加速家庭計畫之效果，力圖引進長效之避孕藥劑「狄波」，結果引起輿論之譁然，子秋遭此挫折，難免洩氣，國鼎先生曾有一封長信婉轉勸勉，囑其今後若有好構想，新構想，可試先說服學者專家，由他們宣導你的主張，比你自已聲嘶力竭要有效的多。子秋是一個相當自負的人，用「偉大」兩字來形容一個人是少的，然而他私下曾用過這兩個字來表示他對國鼎先生的感覺。

孫運璿有情又有義

爲報知遇全力以赴

民國六十九年孫運璿先生組閣，亟需物色衛生署長人才，聞國鼎先生將赴菲律賓公差，特請就近邀子秋自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退休返國接掌衛生署。其實，子秋當時早已有病在身，為報知遇，仍毅然返國。

子秋與運璿先生本無淵源，或許由於國鼎先生之推荐，運璿先生對子秋極為信任，任何重大措施都蒙支持。猶記當年經濟部為拓展外貿與加強雙邊關係，擬具計畫進口泰國玉米，該計畫提行政院會討論時，子秋要求發言，運璿先生頗覺訝異，此為外貿農糧之事，與衛生何干？子秋慷慨陳詞，根據情報，泰國玉米含黃麴毒素，有害國人健康，絕不可為拓展外貿或外交而犧牲國民健康。運璿先生不以為忤，且對子秋敢言負責之態度極為讚賞，從此益加信任。

運璿先生中風住院之後，各方送來花籃擺滿病房走道，及至數月後，辭職獲准，花籃立刻大幅減少，可是子秋仍舊交代總務人員繼續送花前往。

子秋曾囑咐其機要秘書：「我的特別費，你們要留一點送花給院長。」這種定期送花，大約持續了一年多，直到子秋自己油盡燈殘，辭職住院才停止，據說，辭職前，還交代送一盆盆栽前往，並請運璿先生家人悉心照顧。

子秋過世，運璿先生坐著輪椅親來舍下慰問及向靈位致祭，出殯之日，擔任治喪委員會主委，當日從頭到尾，但見運璿先生淚

流滿面。子秋何其有幸，能追隨如此一位有情有義之長官。

外籍朋友至誠感人

Keeny 先生是美國賓州人，他可以說是中國人民之友，也是子秋的好友。他曾經長期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工作，擔任該會亞洲區署署長達十三年之久，民國五十二年退休，退休後即擔任美國紐約人口研究局（N. Y. Population Council）遠東區域的代表，長駐台灣，負責協助中、韓兩國家庭計畫工作之推展。他在 UNICEF 的任期內，對我國婦幼衛生，特別是兒童衛生和福利貢獻良多，我政府曾頒授景星勳章一座，以示崇敬。在任職紐約人口研究局期間，對我家庭計畫工作之技術指導及經費援助均不遺餘力。

Keeny 先生於六十餘歲時始獲英國文學博士學位，其好學精神可見一斑。當時美國人獲得該學位者僅兩人而已。他雖擁有博士學位卻不喜別人稱他 Dr. Keeny，堅持要人稱他為 Mr. Keeny。

子秋英文造詣還算不錯，可是重要的英文報告或論文發表前都要先送請 Keeny 先生潤飾之後，他才放心。

Keeny 先生很早就喪偶，育有一子，遠在美國國務院工作，其子曾再三懇託子秋就近照顧其老父，子秋在台時，每年 Keeny 生日，必為其舉辦一溫馨之慶生會，猶憶七十

五歲生日前夕，Keeny 先生正在韓國忙碌，忽接子秋電報，囑其次日立即返台出席重要會議。當 Keeny 先生走進衛生處台中招待所時，即響起如雷的掌聲和歡呼聲，並參雜著劈劈拍拍的鞭炮聲，這位慈祥老人當場感動淚下。

Rockefeller 3rd 當時是洛氏基金董事會主席，同時也是美國紐約人研究局的負責人，經由 Keeny 先生之引介，後來亦成為子秋的好友。「節育」尚為一敏感話題之時，子秋深諳「外來和尚會唸經」的道理，特兩度邀請洛氏來台，並安排其晉見蔣中正總統，以及有關部會首長，以交換人口問題及家庭計畫之意見，這種溝通，對其後我國人口政策之制訂具重大影響，洛氏雖位高權重，富可敵國，但是為人謙和、生活樸實、毫無架子，子秋每赴紐約公幹，必順道造訪把晤，從不需事先預約時間，這足以說明其為人平易，亦可以說明他們交情之深厚。

Cordelia May 女士為美國匹茲堡市富豪，經由 Keeny 先生的牽引，曾應子秋之邀來台訪問。May 女士時任勞拉氏基金會主席，國際家庭計畫協會西半球區域主席。子秋早年曾在匹茲堡大學就讀，故兩人更是一見如故，子秋親自陪同他至基層衛生單位參觀我家庭計畫工作之推展，May 女士印象至為深刻，返國之後，捐贈鉅款給紐約人口研究局，並指定該款用來協助台灣之家庭計畫工作。

May 雖出身豪門，位居要津，但生活樸實，毫無嬌奢之氣，她在台灣期間，因人地生疏，邀我陪她外出洗頭，我正為找一家像樣的美容院而傷腦筋時，她卻堅持隨便找一家普通的美容院即可。

McNamara 曾任美國防部長，卸職後任世界銀行總裁，他曾應國鼎先生之邀來台訪問，子秋因此得以結識。

麥氏雖在國際上地位崇隆，但是為人極為謙沖，我政府為表示對其禮遇，特於班機之頭等艙機門前，鋪設紅地毯，重要官員並列隊迎接，但麥氏卻堅持自經濟艙機門下機。他說，我是世界銀行的負責人，我是為世界人類服務的，不應該到世界各地去享受特權。

麥氏在台期間，子秋曾與國鼎先生陪同他參觀各地家庭計畫執行之情形，麥氏印象至為深刻，彼對我特別重視偏遠貧困地區之家庭計畫服務尤表讚賞。

子秋離我們而去，瞬已十年，思念之情並未因此而略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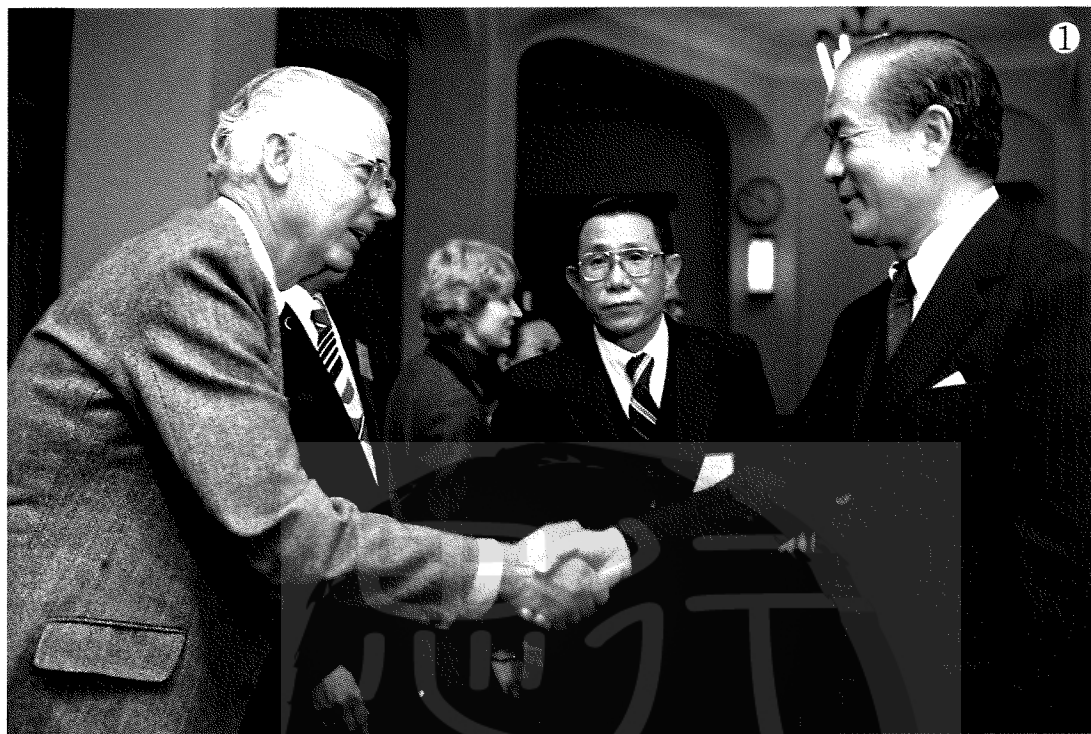
在此，除了思念子秋之外，也思念子秋的這些可敬可愛的的朋友，事實上，子秋還有很多的的朋友，上述只是幾個特具代表性的名人而已，我在此謝謝子秋所有的朋友，謝謝他們在子秋生前所給予的協助、提攜、指導與支持，更感激他們於子秋死後所給予的悼念與安慰，子秋如地下有知，當會永遠祝福他們。



許子秋（左一）1984年偕夫人許翁淑治（左二）與宋瑞樓院士夫婦（右一、二）合影。



①許子秋（前左）在美國匹茲堡大學攻讀公共衛生碩士時期與親友合影。
②許子秋一九四一年在日本京都大學求學時留影。



①許子秋（中）擔任衛生署署長時與行政院長孫運璿（右）及外賓合影。

② 1983 年國家建設研究會流行性疾病研究組分組研究會，李國鼎政務委員（立）親臨致辭，二排左為許子秋。



許翁淑治：「感念子秋生前的幾位好友」插圖（文見十三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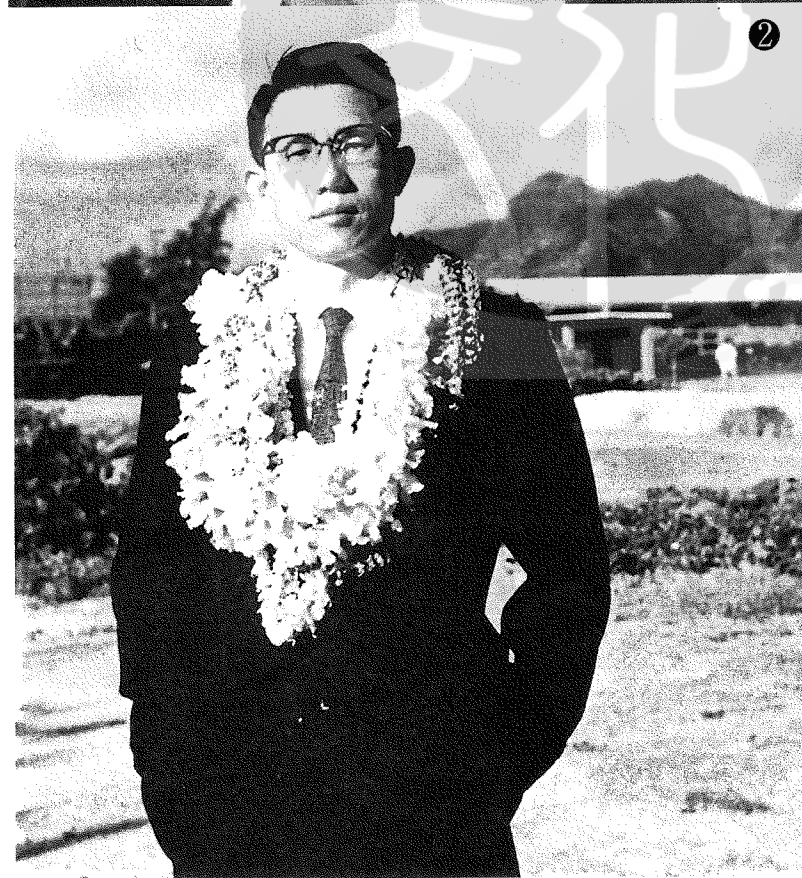
①



許翁淑治「感念子秋生前的幾位好友」插圖（文見 13 頁）

- ①許子秋（前左二）偕夫人許翁淑治（前左三）1986年與衛生署同仁合影。
- ②許子秋（前左）早年就讀南一中時與同學合影。





①許子秋（左）與洛克氏基金會主席洛克斐勒三世（右）合影。
②任職世界衛生組織時期的許子秋。



①許子秋（左二）1972年出席世界衛生組織在馬尼拉舉行之教育與資源發展講習會時與外國友人合影。

②許子秋（前右）1938年在台北高校求學時與同學合影。

